

編輯大意

(一) 昔人注釋禹貢，意在解經；是編重在地理，尤重在釋以今地。不獨禹時加以說明，卽商、周、秦、漢以迄近代，亦必述其沿革，意在援古證今，使地理歷史有一貫之知識。

(二) 禹貢西北部疆域，遠及西康、青海，而東南止於五嶺，兩廣除廣西之全縣外，均少著錄。非任意增損也。禹貢三危、積石、黑水，均在今青海、西康境，雖片語單辭，而要爲導山導水循行之所及，無庸致疑。至兩黃、珠江，源遠流長，編中未及一字，以故通典謂蠻夷地在禹貢域外。編者本此定禹貢西部與東南之界。

(三) 漢地志，水經注徵引禹貢處頗多，亦最爲後人之所徵信。然其間亦有未敢盲從者，如九江、三江、嶧、冢、漾水、桓水等，頗與禹貢齟齬。故或折衷以宋儒及近代之說，以斬心之所安而已。

(四) 禹貢九州東南西北四界，皆本胡氏雜指立說，其縣名有與胡氏異者，皆據今名訂正；惟此州與彼州，不能成正方形，其有參錯交互，亦依胡氏之舊，以著概略而已。至胡氏談黑水未確，頗爲陳闡甫所譏。故雍、梁二州西界，不從胡氏之說。

(五) 黃河、長江、淮水關係中國現時至巨，故禹貢後之遷徙，皆詳著其形勢。而現今疏導方法，取材於雜誌報紙者多。

(六) 沿革一條，取於通典。自唐以後，方擬有所增續，倉卒流亡，未竟斯志。故唐後惟粗述近代府州之區畫，緣宋改唐道爲路，大致相同，明、清府州之制，亦大略相同也。其有爲最近改革者，如寧夏、青海、西康等省，及川南各縣之改屬，則爲之一標出。

(七) 府州之名，民國已廢去不用，但相沿甚久，編者爲敘述方便起見，有時仍沿用舊府州之名。緣一一著稱各縣，則儋、繁、蕪、舉、府、州名，則挈、裘、振、領，輕便多矣。且近時專員之制，其區畫仍多與前府州相同。至中國舊籍，如清一統志、方輿紀要等，皆以府州爲綱，不難取閱。

(八) 是編多取材於漢地志、水經注、通典、寰宇記、禹貢錐指、方輿紀要、清一統志、錢獻之地理志、徐文靖、禹貢會箋、王先謙漢書補注、成蓉鏡禹貢班義述等書，其他參考圖籍見於編中徵引者尙多，不備述。

(九) 編中除考證地理外，其餘一切文字，但略說大義，以視與解經者有別。

(十) 是編九州山水均有簡圖，而九州更有較大之圖，皆研究時備稿，流浪出亡，均已棄去。今則依傍全無，不能憑空結撰。一俟見有考證之書圖，仍當一一補出。

敘言

地理一科，與諸學科俱有嚴密之關係。世之談地理者，往往於地質土壤生物經濟氣象等學，皆據之以爲特別之發明；而談地理之歷史者較少，縱偶有牽涉，亦單辭片語，徵引及之而已。得毋以爲吾國已有之知識，無須研究也耶？然吾國之地理歷史，廣大悠久，其聯帶之性質尤密。往往一名稱，一故迹，在平時涉獵，固毫無價值之可言；偶然足述，所經游談所及，其間相互之觸發，十如所交之友，不第知其姓氏，且深悉其悠遠家世，益不勝低徊俯仰之情。然則地理與歷史，其關係之密切爲何如乎？考吾國地理，言之最有統系者，當自孟堅地理志始。前此，則太史公書無地理，僅於貨殖傳中，略述其都邑大概，以故自漢以前，能詳備言之者甚少。武進李氏兆洛爲近代地理專家，其作地理韻編，所取裁亦惟自西漢始。至若縱橫上下，援古證今，號稱最閎博最完密者，莫如胡氏膳明。禹貢雖指平書，然後人讀其書者，所苦者二端：一因其卷帙浩繁，不免望洋興歎；一爲胡氏生清康熙時代，而於最近數百年之變遷形勢，無由得知。以是是書雖見賞於專家，而未能普及於後學。大鈞愚鈍無學，竊嘗從事於此。平時最喜讀胡氏之書，而言地理於西漢以前，如顧氏棟高之志春秋，閻氏百詩之志四書等，皆嘗注意及之；其他如雜記

報章，其涉及地理者，亦不憚詳細摘出，木屑竹頭，擬供抉擇。權衡在手，禍難臨頭，卒卒出亡，一身無物。乃姪兒光憲，潛納此冊於懷袖中，流轉湘西，僅餘殘蠹。適教育部准予登記，即分發編譯館，許館外工作。其時流寓乾城縣之所里鎮，幸有江蘇銀行臨中二學校，略載書籍。有茲憑藉，加以補充，往萬一年，得完斯業。噫嘻！青氈之事業，已付雲煙；黃帝之河山，尙餘蛇豕。而此五年以來流血之名區，咸仁之偉業，可以震古今而動中外者，尙未能於編中一一補述。而目前又移居永綏，不惟參考無書，並一最新之詳細地圖亦不見矣！承館中寄回原稿，命加訂正，以備付印。除修正千餘條外，而神思恍惚，記憶都差，亦無從是正矣。因以是編歸之，而略述其顛末於此。民國三十一年五月，懷

寧陽大鈞序於湘西永綏縣之旅廬，時年七十。

餘言

此書之編，實非易事。蓋地理之學，範圍至廣，資料至繁。非博學鴻儒，不能殫其精微。況且，地理之學，又非僅限於自然現象之描述，而必兼及人文之變遷。故其編纂之難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。然則，此書之所以能成，實賴於編者之辛勤努力，以及各方人士之慷慨捐助。茲將此書之編纂經過，略述於後，以誌感念。

卷上 九州

宋張九成萬貫論曰：「此一篇以爲史官所紀邪？而其間治水曲折，非史官所能知也。竊意禹敷土，隨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，此史辭也；禹錫玄圭，告厥成功，此史辭也。若夫自冀州至訖於四海，皆禹具述治水本末，與夫山川之主名，草木之生遂，貢賦之高下，土色之黑白，山之首尾，水之分派，其所以弼成五服，聲教四訖者，盡載之以奏於上；史官刪潤成書，以備一代之制作。」云云。其持論精審，深爲閻百詩所取。我輩讀之，覺古聖先王之經營締造，有此大好河山，以遺其子孫；其子孫非狂非愚，斷無不思保護愛惜，使尺地寸土咸獲安全也。

禹敷土

敷布也。謂禹分布九州之土。呂東萊云：「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模在胸中，分布九州之土，某處用此治，某處用彼治，工役計用多少，然後施功。」

隨山刊木

隨山，循行諸山；刊木，斫木以通道，亦以表道。說文作棗木，解曰棗，槎，識也。槎，表斫也。段玉裁曰：「槎，識者，表斫以表

交河、滄、青、靜海、天津（並屬今河北省）等縣地，皆禹時冀東瀕河之地，中流與兗分界。

東北與青州分界處，於古傳無考。今按碣石以西之渤海，即禹之逆河也（說見導河節）。自天津大沽口與兗州分界，東北歷渤海北岸，經寶坻、豐潤兩縣界，又東歷灤、樂亭、盧龍、昌黎、臨榆，抵山海關，又東歷遼寧省，經綏中、興城、錦（南有葫蘆島）、盤山，至遼河口。遼西爲冀域，遼東爲齊域。

北界當以陰山爲極（山南麓水道南入黃河，海河、灤河者，皆漢人耕地，山北麓水道北流，或滌於鹽湖，或涸於沙漠者，皆蒙人牧地）。以近代區畫證之，西自托克托縣起，東逕綏遠（省治北十餘里，即陰山），又東逕集寧（即平地泉，民國十年置縣），又東逕察哈爾省之張北（在張家口北），沽源，又東逕多倫（元上都城距此西北約一日程），又東逕熱河省之承德（清設避暑山莊，市街之西北，猶有離宮遺迹），其北圍場縣，則爲陰山東逕至此分支之白岔山，又東爲松嶺，又東至阜新，又東逕遼寧省之北鎮縣東北，起頂爲盤巫閭山，侯應曰：「北邊塞至遼東，外有陰山，東西千餘里」，即以爲本州之北界。

冀州爲唐（平陽）、虞（蒲坂）、夏（安邑）宅都地。春秋燕（今河北）、晉（今山西）諸國。戰國燕、趙（今山西東北兼河北西南）、魏（山西舊平陽、蒲州二府，絳、解、吉、隰四州及河南舊衛輝、懷慶、彰德三府地皆是）、韓（山西舊澤潞二府，遼沁二州，又魏韓並見後補充注一）、諸國。秦爲鉅鹿（舊直隸省順德、正定二府地）、邯鄲（舊直隸廣平府及河南彰德府）、上谷（舊直隸之保定、河間二府，及順天府南境，西境，又保安、張北，今盡入察

哈爾省者皆其境。漁陽（舊順天府東至薊州一帶）、右北平（舊永平府西至薊州一帶）、遼西（舊永平府東至遼寧省遼河以西，當爲今熱河省錫喇木倫河流域）、河東（山西舊平陽府）、上黨（山西舊澤潞二府、遼沁二州）、太原（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）、代郡（山西舊大同府北及察省蔚縣）、雁門（舊代州以北，渾源州、應州、朔州皆是）、雲中（今察哈爾、綏遠跨雍州境）、三川（河南舊衛輝、懷慶、開封三府地）、諸郡（秦郡注見方輿紀要，下同）。漢武置十三州，此爲幽州、冀州、并州、魏、晉因之。南北朝土地分裂，其間如慕容燕之柳城、拓跋魏之盛樂，當爲冀州東北與西北之邊境（柳城、盛樂，見後補充之注二注三）。唐分十道，後又分十五道，此爲河北（成德、相衛、魏博，是爲河北三鎮）、河東、及關內道之單于於大都護府地。宋爲路。元爲省。明清因之，爲山西全省及河南之舊衛輝、懷慶、彰德三府地，河北省之舊順天、永平、保定、廣平、順德五府及正定、河間二府之西北境（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），並遼寧、熱河、察哈爾、綏遠一部之地云。

（注一）戰國韓、魏國境，錯列於太行山南北，山北之上黨屬韓，山南之河內屬魏，韓都新鄭，與北部軹城渺不相接。觀信陵君諫與秦伐韓，有「還韓之上黨於共事，使道已通」數語，可知韓與魏兩國土地參錯。

（注二）柳城即與中故城，慕容燕之國都也。十六國春秋：「晉咸康七年，慕容皝以柳城之北，龍山之西，福地也，使築龍城。」歷府樂後燕、北燕、元魏，並曰龍城。魏之營州昌黎郡，隋之營州遼西郡，唐之營州柳城郡，皆在其地，亦曰黃龍府。清一統志云：「即朝陽縣治，胡渭曰：冀州東頭之北界當乾於此。」（見清一統志）。

（注三）盛樂在歸化縣南，後魏都之，爲前漢定襄郡治，其時雲中郡治雲中縣（今托克托地），定襄郡治成樂縣（今歸化縣地），兩地初不相混。後漢始以成樂、定襄等縣屬雲中，及後魏都盛樂，號雲中，於是定襄有雲中之名，隋以雲中置定襄郡，大利縣，而雲中有定襄之名。（今謂大同爲雲中，又定襄縣，皆唐以後所名，非古雲中定襄也。）胡渭云：「冀州西起東受降城之北，東受降城在今托克托縣，唐置單于大都護府，卽在其東北，此冀州西頭之北界也。」（見清一統志）。

旣載壺口治梁及岐

旣載漢儒屬冀州爲句。蘇軾以爲旣載壺口爲句，載訓事，如請事斯語之事，語意最明。孔安國傳云：「壺口在冀州，梁、岐在雍州，從東循山至此而西。」漢志：「河東郡北屈縣（今山西吉縣東北），壺口山在東南。」左馮翊、夏陽（今陝西韓城西南二里），梁山在西北。」右扶風美陽（今陝西扶風縣西北），岐山在西北。」班綴梁山於夏陽下，綴岐山於美陽下，明禹貢冀州所稱之梁、岐皆雍州地。曾收曰：「呂不韋云：龍門未闢，呂梁未鑿，河出孟門之上，大溢橫流，無有邱陵高阜滅之，名曰洪水。蓋河出孟門之上，則其東之壺口，其南之梁山，其西之岐山，皆墊於水矣。蓋壺口、梁、岐皆一役也，其施功本同時，不可分言二州，故並言於冀也。」

按梁、岐古注皆雍州山，自孟堅明列所在地，尤爲釋地者所莫能外。竊疑禹貢敍九州條理井然，無述彼州於此州之例。卽謂江漢朝宗於海，於荊州言海，似乎溢出範圍，然語義注重朝宗，游亦第順言之耳。且雍州荊、岐旣旅於彼業已明言，何爲於此復述？宋晁以道、蔡沈、王應麟等皆以梁、岐爲冀州之山。蔡謂：「梁山、呂梁山也，

在山西離石縣東北，岐山爲孝義縣狐岐之山，勝水所出，東北流注於汾；二山河水所經，治之所以開河道也。朱鶴齡禹貢長箋，沈彤尚書小疏，方觀承五禮考附案，皆申蔡指，而衡陽魏源則以梁爲夏陽之呂梁，岐則爲孝義之狐岐，又與晁、蔡等有同中之異。其說曰：「堯都平陽，外水莫大於治河，內水莫大於治汾。禹治冀之功，莫大於關壺口，呂梁以治河，次莫大於導狐岐，諸水至太原，岳陽以治汾，皆冀州首務。何乃舍之而別指雍州之山？洪潦之時，胡挾汾爲患，故禹先決河而卽從事於汾，一志西河之治，一志東河之治也。蓋龍門未闢，呂梁未鑿，河出孟門之上，則孟門以西，河由鄜，延而南注於渭；孟門以東，河由吉州而東注於汾，平陽、蒲坂數百里間，皆河與汾所懷襄也。……禹西關孟門而始事於壺口，東關龍門而卒事於呂梁，導東西兩派於兩山石峽之間，俾不潰溢平地爲害，而後東及狐岐，決太原、岳陽之汾流，使盡出河槽。水經注：狐岐之山，勝水所出，東北流注於汾，晁以道蔡、沈皆據此以爲冀州之岐，但不知爲汾而以爲治河，則狐岐在今孝義、介休界，去河三百里，安得爲河流之所經？蓋治岐爲道汾入河之首事，太原、岳陽所以終治汾之功，卽所以卽終壺口、呂梁之功也。」（見魏源古書微）按爾雅云：「梁山，晉望也。」正關夏陽之梁山。夏陽，故少梁，秦地。左傳十年：「晉人伐秦，取少梁。」梁山由是入晉。故韓城、呂梁實冀州之山。狐岐見山海經，水經注，尤爲冀州山之明證。魏氏之說至爲明確，附錄於此，以備講沿革地理者之參考。

既修太原至於岳陽

高平曰原，原大，故曰太原，今山西陽曲縣一帶高平之地是也。岳，太岳，今山西霍縣東之霍山是也。山南曰陽，今山西安澤、趙城二縣至南河一帶之地。太原，汾水所出；岳陽，汾水所經，既修太原至於岳陽，道汾水故也。

按，汾水以近代區畫證之，源出寧武縣之管涔山，南流經靜樂，又東折而南經陽曲，太原（太原府在唐爲北

都，今太原縣地）宋太宗以此爲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創霸之府，一舉焚之，徙於榆次，後又改榆次爲縣，置

府於三交，在陽曲縣北十五里，而太原縣不過唐都城一隅耳。今相沿未改，清源、交城、文水、祁、平遙、汾陽、

介休、孝義（狐岐山在此）、靈石、汾西、霍（春秋晉滅霍卽此）、趙城、洪洞（春秋晉滅楊卽此，楊雄先世所

自出）、臨汾、襄陵、汾城、新絳、曲沃、稷山、河津（殷祖乙自相徙此，爲河所毀，盤庚乃自耿遷亳，耿在河津縣南

十里，又春秋晉滅耿卽此）、榮河諸縣入於河，長一千五百餘里，自新絳以下可通航者百二十里，且此段航

路，每年亦有定期，須用木筏或平底船，其水勢甚弱，河牀亦窄，寬處不及百丈，窄處乃僅二三十丈，且沙石膠

淺，深祇有四五尺者。

又按，修或曰謂修縣之功，是兼取築隄障水之策。果爾，上文治岐爲導汾水，此處修太原，岳陽爲障汾水，於魏

氏說亦相聯貫。

覃懷底績至於衡漳

覃懷，河北地，今河南省武陟、沁陽等縣一帶地。金履祥曰：「太行爲河北脊，脊上諸州並山險，惟太行以南懷州、

河之地，平夷廣衍，田皆腴美，俗稱小江南，即古覃懷也。左傳：「晉於是始啓南陽。」杜注：「在晉山南河北。」閻百詩謂即今太行山之南，河內、濟源、修武、溫等縣，當亦屬禹貢覃懷地。懷襄之時，平地致功爲難，故曰底績。

漳水在覃懷之北，東流，故曰衡漳。衡，橫也。漢志：「上黨郡長子鹿谷山，濁漳水所出，東至鄴入清漳。沽大隄谷，清漳水所出，東北至邑成入大河。」（按：邑成當作阜成，今河北省阜城縣東。自周定王五年河徙，漳行河濱之道，故漳水由阜成入河。若禹時漳水入河，則在今肥鄉曲周二縣界。）

按：漳水以近代區畫言之，濁漳水源於山西長子發鳩山，東流經長治、襄垣各縣，入河南涉縣，而與發源於山西昔陽縣沾嶺之清漳水合。二漳既合，東流於燕、豫界上，至臨漳縣西，又分歧曰新漳河，曰老漳河，曰小漳河，入河北省境。其正流則由臨漳縣東北流，逕河北大名，與衛河合，入山東經冠縣北，更東北至臨清接運河。

厥土惟白壤

白，言色。壤，言質。無塊曰壤，蓋輕土也。里而太厚，則不爲壤，而爲土。一曰：今之白壤，即古之白土也。

厥賦惟上上錯

宋太宗趙鼎嘗言：「上上錯，猶言上上之錯也。」

民納穀於官曰賦上上第一等錯雜第二

民納穀於官曰賦上上第一等錯雜第二

厥田惟中中

厥田惟中中

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中爲第五。

按今日山西地勢高寒，農產最薄，雨澤爲太行山脈所遮，所降甚希，亦農產歉薄之一原因。而且清明開凍，白露早霜，長育植物之期間甚短，故年中作物，祇能收穫一次。朱子以爲平陽、蒲坂，其地磽瘠朴陋，非堯舜不能都此，理或然歟。至河北省水利，歷代講求，終無效果，其原因甚多。一因河多細狹，大雨一到，遂成氾濫之災，數日以後，又成細流，以水分缺乏，土地乾燥，一因一年中雨量過集中於夏季。一因河上游多屬黃土層，易帶泥沙，致下游河床淤塞，易於泛濫。是以河北水利，收效頗難，其與東南之農田較，真有不可同年而語者。

恆衛既從大陸既作

恆，衛二水名，亦古今聚訟之點。班志：「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，東入滹水，滹水出常山靈壽縣，東入滹沱，滹水出代郡靈邱縣，東至文安入大河，滹沱河出代郡鹵城，東至參合（參戶之訛）入滹沱別。」四水分列，不相通假。陸隴其（衛水尋源記）、王鳴盛、成蓉鏡（禹貢班義述）諸家，皆篤守漢志，不得以恆、衛牽涉滹水、滹沱。此一說也。水經注云：「滹水東過上曲陽北，恆水自西來注之，自下滹水兼納恆川之通稱，此卽禹貢所謂恆、衛既從也。」滹沱注逸。然圖注凡二水合流，自下互得通稱，則滹沱受衛之後，亦得通稱衛水可知。胡渭援此證曲陽以下之滹卽名恆，靈壽以下之滹沱卽名衛。齊召南尚書註疏考證從之。徐文靖（禹貢會箋）、錢坫（地理志輯注）諸家，亦云恆卽滹，衛卽滹沱。此一說也。姚炳奎（經心書院課程）則以恆水當今滹沱，其理由以秦戲山爲恆山南麓，謂

之恆水，衛水今永定河，其理由以今桑乾河環繞邊牆，斜趨入海，於冀州南部全境，有環衛縈衛之象，故特名曰衛。此又一說也。竊以姚說望文生義，不可信，然必拘拘於漢志之恆，衛則源流甚短。恆源之恆陽溪，衛源之良司村，尋常溪澗，東西不過數十里，無甚關係，烏足記？故揆度情事，自以合流通稱之說爲可據。且經曰既從，是九河既道之後，二水從河以入海，豈謂恆從衛，衛從滹沱邪？夫恆從衛，衛從滹沱，又何關治水之大計歟？

按滹沱河，滹沱河二水流域，自宋咸平中何承矩興塘灤以限戎馬之足，故道多所變遷。以近代區畫證之，滹河屬於豬龍河系，其上有三：南滋河、中沙河、北滹河，三源合流，同會於白洋淀，復東流爲兩河，北曰中亭，南曰玉帶，經文安縣北之文安窪，匯於三角淀，至天津西沽注白河。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之泰戲山，曲折東流入河北省，逕平山、正定、藁城，陡落平原，分北中南三支，至獻縣復合，有胡蘆河攜其大支流滏陽河，貫大陸泊，寧晉泊來會，東流注於子牙鎮，又名子牙河，至天津會沽河。

大陸，澤名。漢志：「大陸澤在鉅鹿縣北。」按鉅鹿故城，在今平鄉縣治，故云在其北。以近代區畫證之，大陸澤在任縣東北，與鉅鹿及隆平縣接界，作調耕作。

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

島，史記、漢書並作鳥，今本作島，唐開元所改也。胡渭曰：「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，斯謂之島。島夷，惟倭、韓足以當之。」

按爾雅訓鳥字甚確，惟指爲倭、韓，似仍未當。韓爲半島而非鳥，倭亦非所指之鳥夷。禹貢兩言鳥夷，一卉服，當就熱帶言之；一皮服，當就寒帶言之。三國志稱倭地溫煖，冬夏食生菜，皆徒跣，其緯度與中國蘇、魯同。安有貢皮服之理？新唐書稱「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，其人依巖散居，地蚤寒，多霜雪，以皮爲裘」。約當今千島羣島之北。姚明輝曰：「鳥夷之遠，當在冰洋，千島羣島亦鳥夷之一種。」
碣石，今已無存。據文穎注：武帝紀曰：「碣石在遼西桑縣，桑縣今罷入臨渝，此石著海旁。」按臨渝今昌黎，東詳見導山。夾右碣石，言海道在碣石左，始南航，繼西航，夾碣石俱行，藉山表識也。

濟河惟兗州

兗州之界，孔傳曰：「東南據濟。」蓋濟水東至荷澤，爲本州與豫分界處（荷澤，今定陶縣境，經屬之豫）；又東北至鉅野澤，爲本州與徐分界處（鉅野澤，在鉅野縣境，經屬之徐）；又北至鄆城、濮、范諸縣，皆與徐分界；又東北至壽張、安山湖，納汶水，與青分界；又北爲陽穀、茌平，轉東爲齊河、濟陽、齊東，齊城又東爲高苑、廣饒諸縣，皆與青分界；其入海處，今曰小清河（古時河最北，漯在中，濟最南，詳見後導），水節此禹濟之故道，亦即本州與豫、徐、三州分界之處。

按禹貢九州疆域，兗州最小。據漢志，山陽、濟陰二郡均屬兗州，山陽屬縣二十三，濟陰屬縣九，其間如山陽所

領之成武（卽今縣）單父（今單縣）東繒（今金鄉）方與（今魚台）皆在濟水之外，班志又於大野

澤云「在巨野縣北，兗州藪」，漢兗州不與禹貢兗州同，今時滋陽爲兗州府舊地，則其境益東矣。

兗西北距河與冀分界。蓋河自河南延津縣北，東至濬縣大伾山，西折而北，逕彰德府，又東北經河北省舊廣平府

德、正定、河間四府（參看冀州），東至天津入海。此禹河之故道，亦卽兗州與冀州分界之處也。

自天津南歷靜海、鹽山、慶雲，南至山東省無棣、濰化、濱利、天津、滄台，東折而東行，歷廣饒北至小清河（古濟水入海

處）入海處，爲與青州分界之水，亦卽兗州之東北界。

兗州有古帝顓頊之區（杜預曰：東郡濮陽縣，故帝顓頊之區，故曰帝丘）。春秋有衛（文公遷於楚丘，成公又遷

於帝丘），胙、南燕（今河南延津縣，本胙國，春秋爲南燕國，或曰胙爲南燕所吞併）諸國。戰國爲衛（今濮陽以

西至河南衛輝，懷慶之境，皆衛分也）。魏（無忌曰：秦攻七城，邊城盡拔，文台、焚、文台，今東明縣北），宋（曹州，哀

八年，宋滅曹），齊（聊攝以東，今聊城縣），趙（南樂縣東北，有平邑故城，本趙地），五國地。秦置東郡（今東

昌）郡（曹州屬碭郡），齊郡（北境是），鉅鹿（順德、正定二府境是），上谷（河間府境是），二郡參看冀

州。漢爲兗州（領郡八：東留、山陽、濟陰、泰山、東郡、城陽國、淮陽國、東平國，多不屬於禹貢兗州之內）。後漢魏、晉

並因之。唐爲河南道之靈昌（滑州），濮陽（濮），濟陽（濟），東平（鄆）等郡。河北道之清河（貝），魏郡

（魏），博平（博），平原（德），樂安（棣），景城（滄）等郡。而魏郡爲當時河流所經，尤唐末、五季、北宋重要

之地（見後注二）。以近代區畫證之，則爲河南之延津縣，河北之舊大名府，及正定、河間二府之東南境，山東省則舊東昌府及曹陽穀、壽張、鄆城，並濟南、青州二府西北境，皆古兗州域也。

（註一）古濮淵，在今濮陽縣之西北（舊開州屬大名府）。漢十二年，盟於濮淵，卽此。唐時大河經流，五代梁、晉爭時，晉王存勗於此築夾寨城，時河流闊遠，兩城相距三十里，故有南濮、北濮之目。宋景德初，錢準勸帝親征，駕至南城，準固請渡河，御北城門樓，士氣百倍，卽夾寨之兩城也。又五代以大名爲鄆都，李氏得之，改其府曰興唐；石氏得之，改其府曰廣晉；而其軍曰天雄，總之故魏州也。

九河既道

爾雅：九河：徒駭、太史、馬頰、覆釜、胡蘇、簡絜（朱子孟子注：分簡絜爲二，蓋本爾雅。蔡傳從輿地志，合簡絜爲一。吳氏程云：今南皮縣明有簡河，何嘗合絜爲一？且徒駭既爲河之本道，安得有經流乎？疑蔡誤。）、鉤盤、鬲津。漢成帝時，許商言：九河之名，有徒駭、胡蘇、鬲津，今見成平。故城在今河北省交河縣東。東光（在今東光縣東，鬲縣）在今山東省德縣北。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，其間相去二百餘里，可知九河所在。徒駭最北，鬲津最南，蓋徒駭是河之本道，東出分爲八枝也。惟就爾雅之名稱推之，由北順次而南，更依許商所定之三河三縣，則其餘六諸水，馬頰、覆釜，在東光北，成平南可知；簡絜、鉤盤，在東光南，鬲縣北可知。後世疏鑿通水，被新河以舊號，地望不合，皆不可信，爲禹河也。